

1313U 21/08



最後的犧牲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库存书

五 幕 劇
最 後 的 犧 牲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白 琳 譯

上海久樂書局出版

А.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ПОСЛЕДНЯЯ ЖЕР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最 後 的 犧 牲

著 者 奧斯特羅夫斯基
譯 者 白 琳

書號.025 84 頁 32 開 38 000 字 定價 51 (50)

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 [新 1]

本版印數 2 000 冊

1—2 000

定價 5 5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中 和 印 刷 廠 製 版

中 和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內 容 提 要

奧氏的傑作最後的犧牲是五幕喜劇，寫於一八七八年。它生動活潑地描繪了當時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一般商人和沒落的貴族子弟的放蕩浮華生活，揭露了舊社會醜陋的面貌。人們不顧一切地追求金錢。人與人的關係，就連男女間的婚姻關係，也完全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上，以致女主人公尤里婭也逃不出他們的圈套，被迫出賣了自己的愛情。作者在這個劇本裏塑造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靈魂喪失的私生子杜立欽，偽善的富商普利貝特可夫，依勢欺人的惡婦菲爾索芙娜，窮極潦倒的青年傑爾格巧夫，崇尚虛榮的少女伊玲娜，此外還有富孀，高利貸者，賭棍……作者把他們寫得那麼逼真，這是與作者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創作天才分不開的。

第一幕

登場人物

尤里婭·帕甫洛芙娜·屠金娜——年輕的寡婦。

格拉菲拉·菲爾索芙娜——尤里婭的姑母，貧窮的老婦人。

華吉姆·葛里高利耶維奇·杜立金——青年人。

盧卡·蓋拉西莫維奇·傑爾格哈特——杜立金之友，模樣和
衣着都非常體面的一位先生。

弗羅爾·費杜希奇·普利耶夫——大博商，一個面色
紅潤的老頭，年約六十歲，其修飾精細而光潔，穿得很
乾淨。

密海芙娜——尤里姬的老管家婦。

屠金娜家的小客廳，台後有一扇出場的門，演員的右方有一門通往內室，左方有一個窗子；窗簾門簾和木器都十分簡樸，但是相當雅緻。

第一場

密海芙娜（在出場的門邊），而後是格拉菲拉·菲爾索芙娜。

密海芙娜 姑娘，哪一個在那兒拉鈴？華吉姆·葛里高利奇，是嗎？

格拉菲拉（走進來）什麼華吉姆·葛里高利奇！是我。華吉姆·葛里高利奇嘅，作興，待會兒會來的。

密海芙娜 唉，太太，格拉菲拉·菲爾索芙娜！是啊，哪兒來的華吉姆·葛里高利奇；我是說錯啦。對不起！

格拉菲拉 說溜了嘴，那已經沒有辦法了，收不回去了。我碰不到主人家，這多煩哪！空空地到你們這兒來一趟，路可不近；可是坐馬車呢，我還沒賺得來錢。他們簡直

是強盜！拿了你的錢還得把你整個的心都抖落出來。再說，還得當心，否則繩子會把眼珠兒都抽出來的。

密海芙娜 這還說什麼！要不除非是自己的……

格拉菲拉 自己的什麼？兩條腿，是不是？

密海芙娜 不，我說的是馬車。

格拉菲拉 自然再好不過了！不過我自己的馬車還在黑林諾夫斯基工廠裏呢；總還沒有打算着去買——怕的是，上當。

密海芙娜 那麼您是走來的？

格拉菲拉 是啊，許了願，空空地大老遠跑來。真是不湊巧；看樣子我還得餓着肚子原樣兒地回去。

密海芙娜 請坐一會兒吧，太太！她就要回來的。

格拉菲拉 她倒是上哪兒去啦？

密海芙娜 去做晚禱啦。

格拉菲拉 禱告起上帝來啦。作孽作多了嗎？

密海芙娜 她呀，太太，總是這樣的；自從死了的不在之後，總是做禱告。

格拉菲拉 我曉得哦，她做的什麼禱告唷。

密海芙娜 得啦，您曉得就曉得吧！可是我知道我說的是實話，我無緣無故不說謊話。不用給您倒茶嗎？這我們是現成的。

格拉菲拉 不用了，我等等主人家吧。(坐下)

密海芙娜 隨您便。

格拉菲拉 喂，你們那個相好的怎麼了？

密海芙娜 太太，您說什麼呀？我沒有聽清楚……

格拉菲拉 那麼，怎樣稱呼他好聽些呢？心上人麼！親愛的朋友麼？

密海芙娜 我不懂您的話，字眼兒太繞脖子了。

格拉菲拉 你是裝傻還是當着我害臊呢？我可不是個大姑娘。你要活到像我這大年紀，受着窮，那麼什麼羞恥都顧不得了，你也就不會疑惑這一點了。我是問你華吉姆·葛里高利奇……

密海芙娜 (一手按住了面頰) 哎喲，太太，哎喲！

格拉菲拉 哎喲什麼？

密海芙娜 真難爲情。您倒是怎麼知道的？可是我想呢，這是沒有那一個曉得的……

格拉菲拉 怎麼知道的？他的名字是你自己剛才告訴我：華吉姆·葛里高利奇，是你喊出來的。

密海芙娜 我是多麼糊塗！

格拉菲拉 可是，這還不算，我從人家那兒聽到，她在自己朋友身上花了許多錢。是真的吧，對不？

密海芙娜 實情我可不知道；可是，我想，怎麼能不化錢呢！

爲了他，她有什麼捨不得的！

格拉菲拉 嘿，瞧，她丈夫，死了的，可機靈；他心裏想，寡婦是需要錢的，就給你們留下了一百萬。

密海美娜 哪兒的話，太太，一百萬！才沒有那麼多。

格拉菲拉 呸，這不過是我的算法：我把什麼都當作一百萬；在我來講只要上了千，那就是一百萬；一百萬是多少錢，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這麼說是因爲這個字眼來得時髦。原先，密海美娜，閩人都叫做上千的大亨，而現在全都叫做百萬富翁了。今天要是提起一個閩的商人，說他爲了五萬盧布而破了產，他就會見怪，也許，說上一百萬或者兩百萬，——這就對勁了。從前吃起倒賬來也是個小數目，如今一個銀行裏一虧空就是七百萬。當然，在我自己手裏進進出出的，很少看到有超過五十戈比的時候，可是我已經有了這種氣魄，把別人家的錢總是當作一百萬；於是就順口說上一百萬得了！她是怎樣的：是拿東西，還是拿錢送給他呢？

密海美娜 關於錢的事，我不知道，禮物倒是不斷地給他送去，而且全是值錢的。他那兒什麼也不短，房子裏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她還給他買了書桌上用的新墨水缸和一套文具……

格拉菲拉 墨水缸是新的，值錢的，可是沒有什麼可寫的。

密海芙娜 有什麼寫的呢，他哪兒有功夫！他常常不待在家裏。給他換上了窗簾，新修了整套木器。而且他那兒連鍋盆碗筷、牀單和別的零星的東西都成了新的，他還不知道呢；他總以為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還缺什麼，就連最起碼的東西：茶和糖，也得從我們這兒往那兒拿。

格拉菲拉 這並不算倒霉，還可以受得住。女人，各色各樣的都有：把東西送給情人的那個，也許，還保得住本錢；要是把錢拿來出送的，呸，那真的就要破產了。

密海芙娜 糖非常可惜呀，他們那兒用得真費……他們哪兒這樣沒有底兒的？

格拉菲拉 你們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兒呢，怎樣使得她在脖子上套上這麼個欽箍的呢？

密海芙娜 都是因為這該死的別墅。那時候，死了的過世不久，我們住在這兒避暑，——住得安安靜靜的，不和人來往，偶而散散步也是遠遠地避開人家。造孽，在這裏遇到了他。不管出門上哪兒去，老是碰到他。是麼，年輕，漂亮，穿得摩登；多好的馬，馬車！人心究竟不是塊石頭。呸，他提起婚事來了，她並沒有推託；還要怎樣呢——是一個非常好的有錢的對象。只不過我們是這樣決定的，婚禮要延期到冬季以前：丈夫死了還不滿一年，她還戴着孝呢。可是他呢，在這當兒，每天都到我們

這兒來，像是一個未婚夫，有時拿着禮物，有時拿着一束鮮花。這一來她就相信了他，和他要好起來，完全把他當成了丈夫看待。他也就不客氣的把她的財產當作自己的一樣來支配。他說：“什麼是你的，什麼是我的，這都是一樣的。”而她倒認為得意的，她說：“如果他這麼做，這意思就是說他是我的了；現在，——她說，——我們不用費事啦，只要行個婚禮就行。”

格拉菲拉 是啊，不必費事啦！哼，不，別說吧！後來怎麼樣呢？孝滿了，冬天來了……

密海芙娜 冬天是來過了，而且已經過去啦，可是，唔，第二個冬天就要到了。

格拉菲拉 他還是一個未婚夫嗎？

密海芙娜 還是一個未婚夫。

格拉菲拉 太久啦。該是決定怎麼辦的時候了，幹嗎要這樣丟人！

密海芙娜 哪能呢，太太！瞧我們的日子是怎樣過的？那麼安靜，那麼平淡，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尼姑庵。從來也沒有一個男人，只有華吉姆·葛里高利奇來串串門；不瞞您說，就是那個總還是在天黑了才來。甚至於他的朋友，也不讓他們到我們這兒來。他有一個叫做傑爾格巧夫的，來過這麼兩次……

格拉菲拉 不拿點什麼來招待一下嗎？他大概這麼想。

密海芙娜 噢，自然，他是一個挨餓的窮光蛋，——想着吃點東西，喝點兒酒。我可知道他。我呀，太太，給了他顏色看。我們並不吝惜，但是要提防：爲的是讓男人們一點兒，一點兒也找不到什麼岔兒。我們的日子就是這樣過着。她也總是祈禱，吃素，求天保佑她。

格拉菲拉 那是因爲什麼緣故，她爲什麼？……

密海芙娜 爲的想要結婚，她一直都是這樣的。

格拉菲拉 可是我這麼想，天老爺不會賜給她幸福的。把親戚都忘記了……她如果實在想着要化錢，那麼化在親戚身上比化在別人身上要好一些。譬如拿我來說吧，這大年紀，至少，過得就要愜意了。……

密海芙娜 這實在是她的事；可是我知道，她對待親戚是好的。

格拉菲拉 看不出有什麼好。自個兒甩開了親戚，那麼也就別盼着我們的什麼好處，尤其是我。我並不是一個惡毒的女人，可是長着指甲，會使點兒壞的。噢，這就謝謝囉，我所需要的都有了：一切我都由你這兒打聽出來了。密海芙娜，兩個女人碰到一塊兒，她們的話，勞勞叨叨地，就連一大本書也寫不完，並且會把那些也許是不應當說的話，都通盤的說了出來，這是怎麼回事？

密海芙娜 這就是咱們女人家的短處。希望所說的這些不會出什麼漏子。但是誰又知道您呢：人心隔肚皮，也許，您是別有用意的來打聽。喏，她自個兒來了，我可要去做活了。(下)

[尤里婭·帕甫洛芙娜上。]

第 二 場

格拉菲拉·菲爾索芙娜，尤里婭。

尤里婭 (取下頭巾) 噫！姑媽，什麼風把您吹來的？我們多高興啊！

格拉菲拉 得啦，得啦，真的是高興嗎？

尤里婭 還說呢！自然，是高興的。(互相接吻)

格拉菲拉 把親戚都扔了，認都不想認！噢，我是沒有架子的，自個兒來了；你高興不高興，也總算是親戚，你不能往外趕。

尤里婭 哪來的話！我對親戚一向是喜歡的；只不過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單調，什麼地方也不去走動。有什麼法兒，我的生性如此！可是到我這兒來總是歡迎的。

格拉菲拉 你這是怎麼的？像尼姑一樣，蒙上了頭巾，活像個孤兒。

尤里婭 本來就是個孤兒嘛。

格拉菲拉 要像這樣的孤兒還可以過的。喔，孤兒是指那些沒人可憐的，而一個有錢的寡婦可找得到憐憫的人！我要是你呀，別說不戴頭巾，還要戴上寬邊帽兒，靠在馬車上，坐着走！吶，呃，看哪！

尤里婭 如今不管你穿什麼，也不會有人注意；再說我也沒有什麼顯丕的，那也不是去顯丕的地方，——我是去做晚禱的。

格拉菲拉 是的，在這兒打扮成一隻鸚鵡也沒人看的，尤其是在教堂裏。但是你爲什麼待了這麼久？晚禱早就做完了。

尤里婭 做完晚禱，那兒還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於是我就待在那兒看了看。

格拉菲拉 這，親愛的，你還沒有見過嗎？婚禮還不都是一樣。我想，也就是繞那麼一圈，帶走了完事，沒有什麼稀奇。

尤里婭 不過，姑媽，看看別人家的喜事總還是有趣的。

格拉菲拉 噢，你是羨慕人家的幸福，看看人家，就得了；還是像我們這些作孽的一樣去看婚禮的呢？我們總是瞪

着眼睺，不光是那些寶石，連別針都要數過來。可是還不相信眼睛所看到的，還要去摸摸，所有那些伴送人身上的衣裳和絲帶，是真貨嗎？

尤里婭 不，姑媽，我不喜歡擠到人堆裏去：我在遠處看看；站在另外一個地方，您道是怎麼一回事！我看見一個姑娘走進去，遠遠地站在一邊，臉上沒有一點血色，眼睛閃閃發光，盯着新郎瞧，渾身發抖，真像是神經錯亂似的。後來，我看到，她開始劃着十字，滿臉都是眼淚。我覺得她怪可憐，我走到她身邊，想和她談談解解愁，快點兒把她引開去。可是我自己也哭了。

格拉菲拉 你是爲什麼呢？這不是沒有的事嗎？

尤里婭 我們開始談起來。我說：“咱們走吧，在路上談談吧！咱們在這兒流眼淚不是多餘的嗎？”她說：“您呢，我不知道，我可是多餘的啊。”她朝着新郎望了一會兒，點了點頭，喃喃地說：“別了，”我們就流着眼淚走了。

格拉菲拉 你的眼淚好不值錢。

尤里婭 “別了”，這兩個字兒實在是非常難受的，我想起死了的丈夫：當他臨終的時候，當我不得不說出最後一次“別了”的時候，我哭得不得了，我差一點自己也死了。可是朝着一個活着的人說“永別了”是什麼滋味呢？這可是比出喪還要難受啊。

格拉菲拉 瞧你們多麼可憐這些不幸的人！別去管她吧！誰都應當知道，只有天意才靠得住。

尤里婭 您的話雖不錯，姑媽，但是如果愛上了一個人，如果把整個心都寄託給他了呢？

格拉菲拉 你們從哪兒來的這種火一樣的爱情？

尤里婭 那有什麼辦法，這是一個人天生成了的。自然，誰不懂得愛情，那麼活在世上就比較容易些。

格拉菲拉 噯，咱們去管別人家幹嗎！談談自己吧！你的那隻鷹怎麼樣了？

尤里婭 我的什麼鷹呀？

格拉菲拉 噯，該叫我怎麼樣來稱呼呢？未婚夫，對不對？華吉姆·葛里高利奇。

尤里婭 可是怎麼？……可是您從哪兒……

格拉菲拉 從哪兒知道的麼？鬧得滿城風雨了：雖然人家還沒有用話筒子來喊叫，但是話可傳開啦。

尤里婭（忸怩地）是的，姑媽，現在我們快結婚啦。

格拉菲拉 是真的麼？人家說他靠不住的呀，可會胡亂花錢呢。

尤里婭 有了這樣的，我就愛這樣的吧。

格拉菲拉 還是管束着一點兒好。

尤里婭 怎能呢，哪來的話！要知道我還不是他的妻子；我

怎能夠講什麼話呢？結了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現在呢，我只能寵着他，使他稱心滿意。我覺得，只要他不嫌棄我，什麼我都高興拿出來。

格拉菲拉 你這是哪裏的話，羞啊！一個年輕的，漂亮的女人，去爲一個男人傾家蕩產！要知道不是老太婆啊。

尤里婭 但是我並沒有傾家蕩產，也沒有想到會傾家蕩產，他自己是有錢的。不過總還是需要拿點兒什麼去拴牢他的。姑媽，我住的是個偏僻地方，過着儉樸的生活，不能去看住他：他在哪裏，他在做些什麼……有一次，他三四天沒有來，怎叫人不東想西想；天曉得啊，只要能見着他，什麼我都高興拿出來。

格拉菲拉 用什麼東西拴牢他，你都不知道嗎？那麼要法術幹什麼！別的不說，可是這個好玩意兒在莫斯科是不用去尋的。人家都曉得那些藥酒，是靈的。我還認得四個女人，那都是幹這一行的。喏，瑪聶法說：“我唸一句咒，就是在天涯海角，在美國，也可以使那兒那個人受到痛苦和煩惱。拿廿五個盧布給我吧，我就從美國把他叫回來。”喏，你還是去一趟吧。

尤里婭 不，您怎樣啦！這怎麼可以？

格拉菲拉 好吧。那麼還有一個退職的書記，駝背的，他麼，也會玩法術，也會彈鋼琴，還會唱迷人的情歌——這對